

中华国医经方薪传丛书



临床研究

补中益气汤的



郑文龙 © 主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中华国医经方薪传丛书

补中益气汤的临床研究

郑文龙 主编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补中益气汤的临床研究 / 郑文龙主编.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189-4854-3

I. ①补… II. ①郑… III. ①补中益气汤—研究 IV. ①R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4102 号

补中益气汤的临床研究

策划编辑: 孙江莉 责任编辑: 李 鑫 责任校对: 文 浩 责任出版: 张志平

出 版 者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编 100038
编 务 部 (010) 58882938, 58882087 (传真)
发 行 部 (010) 58882868, 58882870 (传真)
邮 购 部 (010) 58882873
官 方 网 址 www.stdp.com.cn
发 行 者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者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85 千
印 张 17.25
书 号 ISBN 978-7-5189-4854-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 凡字迹不清、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言

李东垣，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出生于真定（今河北正定）一个富裕的家庭。少年李东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忠信笃敬，慎交友，与人相处无戏言”。当年母亲王氏患病，李东垣为照顾母亲，“色不满容，夜不解衣”，遍请当地“名医”救治，母亲的病情却一天天加重，服药无数，不但病情却无好转，最后“竟莫知为何证而毙”。孝子李东垣认为自己因“不知医而失亲”，因此陷入了深深地自责中。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李东垣便收拾行囊，遍访名医，最后“捐千金”拜到易州人张元素门下。他勤奋学习，“其师亦尽传其术”。然而五年学成出师后，李东垣并没有从医，而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在河南济源做了一个“监税”小官。若不是天下大乱，瘟疫流行，这个“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恐怕会坐拥家族的财富、潇洒地度过余生。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其实，乱世也出名医。和扁鹊、张仲景、华佗等历代先贤生在乱世一样，李东垣也生在金元交战、百姓颠沛流离的年代。

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春夏之交，就在李东垣做官的济源，流行着一种怪病，患者高烧、寒战、头面浮肿、目不能开、呼吸急迫，而且传染性极强，百姓称之为“大头天行”。当地医生检遍方书，找不到类似的记载，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只能胡乱使用下法治疗，结果“比比至死”。李东垣认为，“大头天行”是“邪热客于心肺之间”所致，妄用泻下，邪毒引入脾胃，病情必然加重。于是李东垣创立了一张清上、宣散、解毒的方子，治疗此病非常有效，患者常常在服药后的第二天病情就开始有所缓解。百姓争相抄下此方，一传十，十传百，凡患此病者，无不效验。很快，这场“大头天行”的瘟疫就被平息了。据说，百姓们怕这个“仙方”失传，就把它刻在石碑上，以便永远流传，名曰“普济消毒饮子”。

李东垣平时交往的多是一些养尊处优、有钱有势的贵人。这些人平日里膏粱厚味，易伤脾胃。当地医生对“大头天行”治疗的失败，缘于误用泻下，引邪入深，脾胃“无过受罚”。这一认识对他后世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正值元兵南下，战乱频繁，大战之后，疫病流行。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记载：“向者壬辰改元（金天兴元年），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之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这些病患的症状与外感热病非常相似，表现为发热烦躁，息高而喘，口渴，怕风。但是按照外感病的治疗方法，使用仲景方剂却常常罔效，甚至导致病情加重。李东垣暗自思考：“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很快，李东垣就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两三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对一个居无定所，整日担惊受怕、三餐都无法保证的人来说，最容易受伤的是哪个部位？是脾胃！正如李东垣（《脾胃论》）序言所言：“遭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歿者，将百万人。”“唯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盖甘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

至此，“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思想形成，一张流传后世的经典药方——补中益气汤就此诞生！“其所济活者，不可遍举！”后世也将补中益气汤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伤各科疾病的治疗。笔者有意开展补中益气汤的临床研究，并将此方加减应用于腹腔高压综合征的治疗，该项目获得2016年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的立项，项目编号：2016ZA144。

目 录

上篇 经典温习

第1章 概述	3
第1节 溯本求源	3
第2节 医圣论方	6
第3节 类方简析	11
第2章 临床药学基础	14
第1节 方证	14
第2节 功效与主治	16
第3节 使用禁忌	17
第3章 方论简析	20
第1节 补中益气汤理论内涵	20
第2节 补中益气汤气虚发热的机制辨析	23
第3节 补中益气汤甘温除热法	26
第4节 补中益气汤用药配伍	29
第4章 创立背景与源流	32
第1节 创立背景	32
第2节 源流	35

中篇 临证新论

第1章 补中益气汤临证概论	41
第1节 古代临证回顾	42

第2节 现代临证概述	53
第2章 血府逐瘀汤临证思维	87
第1节 临证要点	87
第2节 与类方的鉴别要点	89
第3节 临证思路与加减	91
第4节 临证用方要旨	93
第5节 临证应用调护与预后	94
第3章 临床各论	95
第1节 内科	95
第2节 外科	169
第3节 妇科	184
第4节 骨科	204
第5节 男科	205
第6节 皮肤科	212
第7节 五官科	217
第4章 方证辨病	236

下篇 现代研究

第1章 现代实验室研究概述	239
第1节 补中益气汤全方研究	239
第2节 主要组成药物的药理研究	248
第2章 中成药制剂研究概述	270

詩·學·理·通

上篇 经典温习

卷之六 经典温习

一、经典温习

经典温习，是学习的第一步。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智慧的结晶。通过温习经典，我们可以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典温习，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在温习经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先贤的智慧，也可以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经典温习，是一种心灵的洗礼，也是一种精神的升华。通过温习经典，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也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经典温习，是一种永恒的追求，也是一种永恒的事业。在经典温习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不断地学习和进步，也可以不断地超越自我。经典温习，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去温习经典，去传承中华文化。经典温习，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快乐。在温习经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知识的快乐，也可以感受到学习的幸福。经典温习，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勇气。通过温习经典，我们可以获得力量，也可以获得勇气。经典温习，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梦想。在经典温习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希望，也可以实现梦想。经典温习，是一种永恒的追求，也是一种永恒的事业。在经典温习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不断地学习和进步，也可以不断地超越自我。经典温习，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也有使命去温习经典，去传承中华文化。经典温习，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快乐。在温习经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知识的快乐，也可以感受到学习的幸福。经典温习，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勇气。通过温习经典，我们可以获得力量，也可以获得勇气。经典温习，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梦想。在经典温习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希望，也可以实现梦想。



第1章 概述

第1节 溯本求源

一、经方出处

补中益气汤首见于《内外伤辨惑论·卷中·饮食劳倦论》，又见于《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内外伤辨·饮食劳倦论》云：“苟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劳役过度，而损耗元气。既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负……故脾胃之证，始得之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苟误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然则奈何？曰：‘惟万友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一观可愈’。《内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今立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实属甘温除热之代表方剂，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创建，首见于《内外伤辨惑论·卷中·饮食劳倦论》，同时又见于东垣之《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

李东垣又名李杲，字明之，号称东垣老人，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卒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终年71岁。他家世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因真定汉初为东垣国，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富甲一方。曾师从易水派张洁古“养胃气”的思想，加之重视《内经》《难经》等经典的研读及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最终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核心思想，创立了“补土派”。其中补中益气汤作为李杲脾胃学说的代表方剂，充实了其脾胃学说理论，为后世医家推崇。其医论以为饮食不节、劳役所伤及情绪失常，易致脾胃受伤、正气衰弱，从而引发多种病变。对于发热的疾病，应分辨“外感”或“内伤”，对邪正的辨证施治应有明确的区别。治法上重视调理脾胃和培

补元气，扶正以驱邪。于内伤脾胃的理论和治法均有贡献，所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流传较广。

二、方剂命名释义

李杲认为脾胃是人体元气之本，精华升降之运动枢纽。在脾胃的气机升降方面，又特别强调脾胃的生长与升发。他说：“《五常政大论》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阴精所奉，调脾胃既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脾胃论·卷上》）因此，脾胃虚衰，元气不足，清阳下陷即为病。本方补中益气，升阳举陷，故名“补中益气汤”。

三、药物组成

东垣原方：黄芪5分~1钱、炙甘草5分、人参3分、当归2分、陈皮3分、升麻3分、柴胡3分、白术3分。

现代用方：黄芪（蜜炙）3钱、炙甘草2钱、党参3钱、当归3钱、陈皮1钱、升麻1.5钱、柴胡3钱、白术（土炒）3钱、生姜1.5钱、大枣4枚。

四、使用方法

上咬咀，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早饭后温服。如伤之重者，二服而愈，量轻重治之。

现代用法：增入姜、枣水煎温服，或作丸剂，每服10~15g，每日2~3次，温开水或姜汤送服。

五、方意剖析

补中益气汤为甘温除热的代表方，李杲之甘温除热由甘温补中、升阳散火两部分组成，以人参、炙甘草、白术、黄芪四药为补气之基本方，四君子去淡渗之茯苓，加补气之黄芪，人参、炙甘草、白术擅补中气，黄芪益表气，内外相合，补气求本；升麻、柴胡二物升阳举陷，又有疏表退热之功，用以升阳散火；陈皮理气，使补中有行，不致壅滞；当归和血，同时补养新血使所补之气有所依附。其在补中益气汤文后的“立方本指”中指出：“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补之。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

气……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散解，而实其表也。”归纳而言，即一补一升，升麻、柴胡既升阳气又载药上行，补其中而升其阳，中焦脾胃之气得补，下陷的气机得提，上焦卫气得振，如此则寒热得除。

补气升阳之品首推黄芪。如《本草正义》说：“黄芪，补益中气，温养脾胃，凡中气不振，脾土虚弱，清气下陷者最宜。”张锡纯亦云：“黄芪既善补气，又善升气。”（《医学衷中参西录·医方》）中气既虚，清阳不升，肺气失于滋养，而形体日渐虚衰，黄芪“入肺补气，入表实卫，为补气诸药之最”（《本草求真·卷五》），故本方重用黄芪作为君药，取其既可补中益气，升阳举陷，又能补肺实卫，固表止汗。李杲认为，“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盛而乘其土位也，其次肺气受邪，需用黄芪最多。……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伤元气”（《内外伤辨惑论·卷中》），说明重用黄芪以补益脾肺为立方之本意。

方中人参“补五脏，安精神”（《神农本草经·卷上》），为补气要药，因较之黄芪更侧重于补益脾胃，故《得配本草》说：“肌表之气，补宜黄芪；五内之气，补宜人参。”

甘草，“炙用温而补中，主脾虚滑泄，胃虚口渴，寒热咳嗽，气短困倦，劳役虚损，此甘温助脾之功也”（《药品化义·卷五》）。由于中气渐充，清阳得升，则内热可除。故《脾胃论》所谓黄芪、人参、甘草三药为“除湿热、烦热之圣药”，即气虚发热，以甘温补气，治本而退热之意也。

白术专补脾胃，《本草经疏》云：“其性芳烈，其味甘浓，其气纯阳，为除风痹之上药，安脾胃之神品。”然李氏于原书后却谓白术“除胃之热，利腰间血”。前者乃述白术有补中益气，脾气充阳升而热退，后者颇有些令人费解。考白术可“利腰间血，血属阴，湿为阴邪，下流客之，使腰脐血滞而不得通利，湿去则诸证愈矣”。明示本药并非行血滞之品，实为健脾燥湿而收功。上述人参、白术、甘草三味，甘温补中之品，与黄芪相辅相成，则补气健脾之功益著，均为本方臣药。

气虚日久，必损及血，故本方又配伍甘辛而温的当归补养阴血。张介宾说，“其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之圣药也……大约佐之以补则补，故能养营养血，补气生精，安五脏，强形体，益神志，凡有形体虚损之病，无所不



宜”(《景岳全书·卷四十八》)。所以本方用之既有补而不滞之长,又不悖立法甘温之旨,加之得参、芪、术、草益气生血之助,补血之力益彰。

清阳当升不升,则浊阴当降不降,升降失常,清浊相干,气机不畅,故配伍陈皮调理气机,以助升降之复,使清浊之气各行其道,并可理气和胃,使诸药补而不滞。以上二味共为佐药。再入轻清升散之柴胡、升麻以协诸药共助清阳之上升。正如《内外伤辨惑论》所说:“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人参、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二味平苦、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气上升也。”《本草纲目》:“升麻引阳明清气上升,柴胡引少阳清气上升,此乃禀赋虚弱,元气虚馁,及劳役饱饥,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也。”因二味并无补益之功,故“在脾虚之病用之者,乃借其升发之气,振动清阳,提其下陷,以助脾土之转输,所以,必与补脾之参、芪、术并用”(《本草正义·卷二》),且用量不宜过量。例如,《药品化》说,“柴胡‘若多用二三钱,能祛散肌表……若少用三四分,能升提下陷’;升麻‘善提清气,少用佐参、芪升补中气’”。故此二药佐而兼使。炙甘草调和诸药,亦为使药。

上述诸药和用,可使脾胃健运,元气内充,气虚得补,气陷得举,清阳得升,则诸证可除。赵献可曾说:“凡脾胃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燥而恶湿。”(《医贯·卷六》)本方甘、补、温、通、升、燥俱备,故在补益脾胃方中颇具特色。

六、方歌

补中益气芪术陈,升柴参草当归身,虚劳内伤功独擅,亦治阳虚外感因。

参 考 资 料

- [1] 王敬兰,艾永敏,陈玲燕.王清任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思想[J].河北中医药学报,2000,15(4):17-20.
- [2] 任宏.“补中益气汤”小议[J].北方药学,2014(3):119-120.

第2节 医圣论方

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若饮食失节,



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伐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

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卷中》：“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盛，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气受阻，须用黄芪最多，人参、甘草次之。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一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人参、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卫气之散解，以实其表也，又缓带脉之缩急，二味平苦、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气上升也；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理之，又能助阳气上升，以散滞气，助诸甘辛为用。”

柯琴（《名医方论·卷一》）：“仲景有建中、理中二法。风木内干中气，用甘草、饴、枣培土以御风，姜、桂、芍药驱风而泻木，故名曰建中。寒水内凌于中气，用参、术、甘草补土以制水，佐干姜而生土以御寒，故名曰理中。至苦劳倦，形气衰少，阴虚而生内热者，表证同外感。惟东垣知其为劳倦伤脾，谷气不盛，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制补中益气之法。谓风寒外伤其形为有余，脾胃内伤其气为不足。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大忌苦寒之药，选用甘温之品，升其阳以行春生之令。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护皮毛而开腠理，不令自汗。元气不足，懒言气喘，人参以补之，炙甘草之甘以泻心火而除烦，补脾胃而生气，此三味除烦热之圣药也。佐白术以健脾，当归以和血。气乱于胸，清浊相干，用陈皮以理之，且以散诸药之滞。胃中清气下沉，用升麻、柴胡气之轻而味之薄者，引胃气以上腾复其本位，便能升浮以行生长之令矣。补中之剂，得发表之品而中自安；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倍。此用药有相须之妙也，是方也，用以补脾，使地道卑而上行，亦可以补心肺。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也。亦可以补肝，木郁则达之也。惟肾阴虚于下者不宜升，阳虚于下者更不宜升也。凡东垣治脾胃方，俱是益气。”

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气者，专言后天之气，即所谓清气、卫气、谷气、营气、运气、生气、阳气、春生之气、后天三焦之气也。分而言之则异，其实一也。东垣以后天立论，从《黄帝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故以辛甘温之剂，温足太阳、厥阴，升足少阳、阳明。黄芪、当归

和营气以畅阳，佐柴胡引少阳清气从左出阴之阳，人参、白术实卫气以填中，佐升麻引春生之气从下而上达阳明；陈皮运卫气，甘草和营气。原其方不特重参、芪、归、术温补肝脾，又佐升麻、柴胡升举清阳之气转运中州，故不仅名补中，而复申之曰益气。”

汪昂（《医方集解·理气之剂》）：“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脾者气之本，黄芪补肺固表为君；脾者肺之本，人参、甘草补脾益气、和中泻火为臣；白术燥湿强脾，当归和血养阴为佐；升麻以升阳明清气，柴胡以升少阳清气，阳升则万物生，清升则阴浊降；加陈皮者，以通利其气；生姜辛温，大枣甘温，用以和营卫，开膜理，致津液。诸虚不足，先建其中。中者何？脾胃是也。”

傅仁宇（《审视瑶函·卷五》）曰：“中气者，脾胃之气也。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受气于脾胃而后治”。故曰：“土者，万物之母。若饥困劳倦，伤其脾胃，则众体无以滋气而生，故东垣谆谆以脾胃为言也。是方人参、黄芪、甘草甘温之品，甘者中之味，温者中之气。气味皆中，故足以补中气。白术甘而微燥，故能健脾。当归质润辛温，故能泽土。术以燥之，归以润之，则不刚不柔，而土气和矣。复用升麻、柴胡，升清阳之气于地道也。盖天地之气一升，则万物皆生。天地之气一降，则万物皆死。观乎天地之升降，而用升麻、柴胡之意，从可知矣。”或曰：“东垣谓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不令自汗而泄肺气，其辞切矣。予考古人之方，而更其论，何也？”余曰：“东垣以脾胃为肺之母故耳。余以脾胃为众体之母，凡五脏六腑，百骸九窍，莫不受其气而赖之。是发东垣之未发，而广其意耳。”

吴昆（《医方考》）：“劳倦伤脾，中气不足，懈于言语，恶食溇泄，日渐瘦弱者，此方主之。脾主四肢，故四肢勤动不息，又遇饥馁，无谷气以养，则伤脾，伤脾故令中气不足，懒于言语；脾气不足以胜谷气，故恶食；脾弱不足以克制中宫之湿，故溇泄；脾主肌肉，故瘦弱。五味入口，甘先入脾，是方也，参、芪、归、术、甘草，皆甘物也，故可以入脾而补中气，中气者，脾胃之气也。人生与天地相似，天地之气一升，则万物皆生，天地之气一降，则万物皆死。故用升麻、柴胡为佐，以升清阳之气，所以法象乎天之升生也。用陈皮者，一能疏通脾胃，一能行甘温之滞也。”

赵献可（《医贯》）：“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肾肝，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柴以佐参芪。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凡脾胃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



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方得之……东垣创立此方，以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必伤者多，外感者间有之，纵有外邪，亦是乘虚而入，但补其中益其气而邪自退，不必攻邪，攻则虚者愈虚，而危亡随其后矣。倘有外感而内伤不甚者，即于本方中酌加对证之药，而外邪自退。所谓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也。至于饮食失节，劳役过度，胃中阳气自虚，下陷于阴中而发热者，此阳虚自病，误作外感而发散之，益虚其虚矣，为害岂浅哉！心肺在上，肾肝在下，脾胃处于中州，为四脏之主气者，中焦无形之气，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气，又为脾胃之主，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是方盖为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肾肝，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麻使由右腋而上，用柴胡使由左腋而上，非借参、芪之功，则升提无力，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

张景岳（录自《古今名医方论》）：“补中益气一汤，允为东垣独得之心法。本方以升、柴助升气，以参、术、归、芪助阳气，此意诚尽善矣。然补阳之义，亦有宜否。如治劳倦内伤发热，为助阳也，非发汗也。然有不散而散之意，故于劳倦感寒，或阳虚症及脾气下陷等症最宜。若全无表邪寒热，而中气亏甚者，则升、柴大非所宜。盖升、柴之味兼苦寒，升、柴之性兼疏散，唯有邪者可因升而散之，若无邪大虚者，即纯用培补，犹恐不及，再兼疏散，安望成功？凡补阳之剂，无不能升，正以阳主升也。寇宗太极言五劳七伤大忌柴胡，而李时珍以为不然。要之能散者，断不能聚；能泄者，断不能补；性味苦寒者，断非扶阳之物。故表不固则汗不敛者，不可用；外无表邪，而阴虚发热者，不可用；阳气无根，而格阳戴阳者，不可用；脾肺虚甚，而气促似喘者，不可用；命门火衰，而虚寒泄泻者，不可用；水亏火旺，而衄血吐血者，不可用；四肢厥，而阳虚欲脱者，不可用。总之，元气虚极者，不可泄；阴阳下竭者，不可升。人但知补中益气可以补虚，不知几微关系，判于举指之间，纤微不可紊，误者正此类也。”

陆丽京（《删补名医方论》）：“此为清阳下陷者言之，非为下虚而清阳不升者言之也。倘人之两尺虚微者，或是癸水销竭，或是命门火衰，若再一升提，则如大木将摇而拨其本也。”

陈士铎（《辨证录》）：“人有气虚，气息短促不足以息，与劳役形体气急促者迥殊。懒于言语，饮食无味，身体困倦，人以为气痹也，谁知是阳虚下陷，由于内伤其元气乎？夫元气藏于关元之中，上通肺而下通肾。元气不伤，则肾中真阳自升于肺，而肺气始旺，行其清肃之令，分布于五脏七腑之



间；若元气一伤，不特真阳不能上升，且下陷于至阴之中，以生热矣。此热乃虚热，非实热也。实热可泻，虚热宜补，故必用甘温之药，以退其虚热。然而单用甘温以退其热，不用升提之味以挈其下陷之阳，则阳沉于阴，而气不能举，虽补气亦无益也；即升提其气矣，不用补气之味，则升提力弱，终难轻举其气也。方用补中益气汤……李东垣一生学问，全注于此方，妙在用柴胡、升麻于参、术、芪、归之内，一从左旋而升心、肝、肾之气；从右旋而生肺、脾、胃、命门之气，非仅升举上、中二焦之气也。”

王泰林（《王旭高医书六种·医方证治汇编歌诀》）：“补中益气汤原为外感中有内伤一种者设，所以补伤寒之未及，非补虚方也。今人于外感中毫不敢用，而于内伤辄任意用之，则失东垣之遗意矣。虽曰补气而非发汗，然实有不散而散之意。故于劳倦感寒，或气虚症及脾气下陷等症，则最所宜也。若全无表邪寒热，而但中气衰弱者，则升、柴之属。大非所宜。虽升、柴能引清气上升，然惟有邪者，固可因升而散之，设或无邪，宁不因散而愈耗其中气乎？夫东垣之方，无论内伤、外感，一概以升提中气为主，想当时司天运气使然尔，今则不可不审也。”

黄承昊（《六醴斋医书·折肱漫录》）：“《内经》云：‘阳密乃固’。阳密即腠理密矣。此气盖本于胃而主于肺，故胃充即卫充；肺虚即卫虚。益气汤以甘温养胃中生发之元气，以升、柴提下陷之清阳，清阳上升，卫气自实，汗不敛而自固矣。又谓脾气一虚，肺气先绝，汗乃大泄，故先以参、术壮其脾，使土旺金生，则腠理自密，而汗乃。盖养胃助脾，即所以补肺大母，而充固卫气，无他法也。”

张秉成（《成方便读》）：“人身中真阳之气，虽藏于两肾之中，然自有生以来，莫不藉脾胃以为充长。故东垣发脾胃论，言之最详。若脾胃一虚，则阳气生化之源衰少，且所以为之敷布而运行者，亦失其权，于是阳气下陷，卫气不固，则外邪易感。但此等寒热，皆邪少虚多之候，自当补正以御邪，若因表证而仅用表药，则失之过矣。方中参、术、甘草，大补脾胃中气，恐补药多滞，故加陈皮以宣利之。黄芪益卫气而达表，当归和血脉而调营，升麻升脾胃之清气，从右而上，以达于表；柴胡升肝胆之清气，从左而上，以达于表。加之姜、枣和营卫，开腠理，至津液，御邪扶正，两者兼优。此东垣治营倦内伤之法，假之以治外感者也。”

盛心如（《实用方剂学》）：“阴为中之守，阳为气所禀，中虚则阴无以守，而阴火上乘于阳位；气弱则阳无所禀，而阳气下陷于阴中，于是热渴烦